

集部

昌谷集卷十四

宋 曹彦約 撰

序

送東林長老法平序

平東林舍書生科舉鋭意學佛來自東淛肯為遠法師結緣僧俗共敬必有異於人者問所從來夙見知於慈湖楊先生先生以易道視已以已視天下其所予進必不碌碌矣歸見慈湖若問廬山景但云九疊雲浮山不

動重湖風定水常平

送辰州朱守序

仰惟孝宗皇帝登俊庸良綜名核實文恬武熙駸駸乎天保采薇之盛矣右學之士感聲氣而應者茅彙而起遭遇其時訓習其事開邊拓土之論習以成俗湍鱗風翼項背相望今辰陽使君朱公乃獨以書生學力立横流砥柱馴致専城流芳遠播農殖士化所鄉一律盤礴乎紹熙慶元之間藹然政治豈其師有異指事有異趨

推廣作成之大德則必有所受之者矣太公抱負磊砢沉浮東海者八十餘年一旦得君行道不肯詭隨苟合以就功業天道無殃不敢先倡人道無災不敢先謀此其志慮豈特在乎區區攻守奇正之間及乎黃鉞一麾蒼兕一誓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暴六韜於天下特其形見有不得已者如此夫子食息乎俎豆乃獨以我戰則克建號當世當其攝相首欲沮萊人而兵之及墮郈墮費動干戈於邦內門人如子路謂升堂而科於政事者

乃欲以行三軍誰與自況然則官設兩學判然以呂氏孔氏為宗岐文武而二之不改唐舊是豈孝宗皇帝之本意而先聖先師所以設教於後世者乃如此哉自紹熙以來衣繡持斧始不擢右學之士天下承平信使交通大將之命不登於壇節鉞之制不渙於廷仕於外而入幕薦於朝而得郡奏最予還不過列為環尹推而上之又不過朱華二閤贊相上下祖宗舊制禮隆持橐士夫雅望體重秉鈞比歲擢用寒士稍稍濶疎或膺簡在

亦往往不能久處豈今世君子便於已而不安其職耶服其服而恥習其事耶不然則同列者忌之好進者奪之立異者媒孽之而使之不能安迹耶學士院不列於鑾坡則蓮炬賜對者有數中書省不直於鳳沼則視草西垣者有限渡江以後禁地要省與百司庶務分曹錯居其舊貫仍在不可得而跡遠者有此而已親於職則其情孚近於地則其體重古者工執藝事尚得諫爭宰供刀匕或能進規况乎端闈之禁賓贊之長肅等威於

表著傳臚句於陛廡其關於國家之大體繫於人主之心術觀其人之賢否以為輕重非獨漢謁者一職而已今使君以儒術集以武科選以德履薦以事業用天子留而近之所以自許者當如何哉上不欲敷文治則已欲敷文治則太公未遇時以何説進上不欲立武功則已欲立武功則夫子或用之日以何道行履其實不襲其名信其言不孚於行是則自古聖賢與孝宗皇帝所以責望之本意而非派别支分者之所能察也愚不敏

求所聞如負暄者以告雖極淺陋亦野人之策也

井田分畫序

建國之法取其方而易制故鄭康成以井字為解而王制公亦以國字為說惟取其方也是故每以方而周其外令且疊而言之王城方九里其外凡二節每節五十里自王城直度近郊凡五十里近郊凡百里自近郊直度遠郊五十里遠郊方二百里以行六鄉之法其外凡四節每節百里自遠郊直度甸百里甸有三非四丘為

甸與甸服之謂也以行五遂之法甸方四百里自甸直度稍地百里稍方六百里始雜以井田助法自稍直度縣百里縣有二非遂人五鄙爲縣之謂也縣方八百里自縣直度都百里都方千里亦謂之畺自是以上謂之王畿縣之外直度百里凡三十有八同總謂之都亦謂之畺畺者所以爲王畿千里之限也畺之内每以小都者四加至方百里爲大都天子之三公與親王子母弟各食其一焉亦在九十三國數中以百里四分之以一

小都之稅入於王而食其三大都之外有公邑用貢法貢法之外亦有口出泉所謂邦都之賦者此則直度五百里之內方千里之地也

登復州城序

復州城舊濶而難守非二萬卒不可閉門今於北面築腰城一帶引東西二湖灌其後其南自有義河活水亦有地利因問丁夘春北騎入城事皆云林守方未出城以前韓僉相既去城中搖動刼火間作林守初六日出

居水次江陵差張鈐轄榮領兵五百守禦城中居民以為可恃矣始隨林守出者今皆復歸張鈐轄雖不權州其實領州事也既而魏參議良忠乃來權州林守送印與之張鈐轄不樂退居東禪寺至十一日而北騎驟至始自西北角李子園入却旁分兩翼三路並進居民奪南門渡浮橋其來擁併橋為之沒北騎乘之死者不可勝計其一軍趨東禪欲降張鈐轄張赴水死乃降其卒每一名守以二女真既而殺之魏參議失其印與一親

隨部轄並馬而遁敵人乃登江漢樓招納百姓其後知不能守復還應城掠其子女以行事定後得張鈐轄之尸於水詔贈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范守云魏參議尚欲奏功此何理也去年吴宣參趕過漢陽力言郡印失於魏參議令詢之郡人則張鈐轄實不曾領印而林守送印乃魏參議也

樂平傅逺乗序

樂平縣之利害固非一端其有歳額不定而官受其害

者曰縣用州用苗則關於使府者也曰經總制移用錢則關於府判廳者也曰木炭錢則關於都大提點使衙者也其有積弊未去而民受其害者曰稅苗則關於催科差役之大要而官與民之所共困也爰自判府王大夫寅而縣用之苗始有定數自今判府陳大夫杲而州用之苗始見虛額經總制移用之不必專人則今府判梁朝奉綸而上下相信木炭之不同於諸縣則前都大徐寺丞煇與今都大梁判院李珌而前後相應凡官之

所謂受害者庶幾乎免矣至於民之受害而官不能去則又為令者之罪也其不肖幸得効奔走諸君子之下居官之責既以幸免而百姓藉藉皆謂税畝不正為令者無所逃其罪蓋嘗講求利害剔抉奬蠹不量事力黽勉而行於縣矣一歲之間相率而歸併者亦數千户令去替不遠懼失諸君子之盛德不得以惠於久也輙復書其事而以區區所欲行者附見一二所以塞猾吏誅求之路而損豪家兼并之意其為意則甚勤而所以為計

則踈矣作樂平傳遠乘

輿地綱目初藁序

輿地之書作於車同軌之時則易作於國異政之時則難時同軌矣猶必君相注其意郡縣宣其力咨訪於下者無遺慮編摩於上者有實學然後可以稽古可以傳遠兹事浩博非經生學士所能獨辦自漢班孟堅志地理之後後魏酈道元注水經以來世無儔匹尚稱牴牾該洽事力僅能有此惟唐李吉甫志元和郡縣身為宰

相世號中葉其時尚可其位又稱比量他書粗有本末百或一失未暇盡備也本朝全盛之時記寰宇於樂史志九域於王存一則自出已意不假朝命一則依倣舊圖撮其大要或討論之不精或紀載之不備觀者歉然未為大典而歐陽忞輩乃欲以專門自許廣記其事志則良苦事力猶有限也觀書誦史如坐暗室東征西轅出門有礙儒者之恥也暮年脫迹吏事槩括舊聞始類韻為輿地綱目以備檢閱在目前稱謂則主乎嘉定其

陷沒州縣則號從中國詳於三代秦漢以前次及於魏晉分離之後日附而月益期以自淑而已名數繁多位置未暇簡冊有所未備足跡有所未履字畫豈無訛誤筆力豈無差舛以至凡例之不立稱謂之不同或詳或畧明知而故犯之方將考諸書而證同異著拾遺以助闕失會寶慶訪落録及耄謬京塵膠擾兹事已廢及請老得閒窘於藥餌餘息如髮不復可以考正矣筆力所及僅能出初檢以示本意若乃國諱御名非不欲避慮

以殷為商則盤庚失其都以朗為明則武陵失其郡古者臨文不諱之義或出諸此異時吾家子弟知吾本志求其細目之畧而能增廣之見天下一家請於博雅君子而是正之使後之立綱陳紀者有考焉似易為力或因其疏濶而遂譏之亦其所也

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開禧兵釁既啟敵悉力闖諸郡時主諸多以戎帥不然亦勇將兵屯至少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內地故經

理所不到乃受敵最慘守雖將家子懦不解事幸而得存則予同年兄王元父之力也當丁夘之春敵戀戀無去志得縋者來言城中癘疫大作老且病者醢猫以侑食予聞之泣下曰人之愛猫近於愛子殺猫而甘其味去相食無幾矣既白之宣府又書其事以告朝路無安陸是無鄂渚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年在位者不䘏元父盡力之意朝廷雖知元父忠顧事力不暇及也以列郡無重兵身不當事任受圍百有八日遮蔽天塹困

强敵以俟水潦訖全其城其用力良苦哉圍解二十年
元父亦修文地下久昔既不自狀其勞則後於今日者
益不足以考其概矣每切憂之令監倉君示守城録一
編纖悉具備列禦敵之法固足以示訓若元父之所以
用心與其所以和衆上以安其親而下以刑于妻子講
學之明而用志之堅有非文字之所盡者更在於守城
録之外也嘗論開禧用兵之時主事者竊取諸老先生
復讎大義謂簞食迎師者可以立致謂六月北伐者可

以圖全然而體統不明規模不定吳曦趙淳皇甫斌之
徒已受寀議重兵壓敵境然後廹諸賢以稱王人勢不
可辭亦不可止及守敵已大舉三邊數千里皆已受敵
宣司擁虛名於内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世雄輩以朝
命來援亦傲睨不卹國事本末倒置之弊一至於此全
安陸而不敗必有人如元父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
志善述其事有守城録如此可謂元父賢子矣予素善
元父不但慈恩之契及守漢陽倚安陸以為固識其受

敵事如録不繆忠肝義膽固已隱然於録矣以死自許卒得不死不幸而死元父無媿也顔平原張睢陽以守城著名一生一死至今道守城事者指二公為稱首無所輕重以其事在守城雖生死猶末也儒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置生死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此又録外之意不可不考元父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録中字茂逺監倉君名致逺嘉定甲申孟夏既望東滙澤曹

其序

送桂陽洪守序

德星聚翼軫映帶壽沙擲石廩而接天柱湘中部使者粲粲如元道州列諸郡最課未有先於桂水者大丞相益公為連帥重然諾未嘗自薦一郡乃獨曰桂水吾所敬吾其為上言之當是時南北好通上遣著廷近臣修問金國故事金國君臣迎見首訪紹興間忠宣洪公遺蹟下至當時使金國得還童隸悉欲知其後嗣安否著廷復命上咨嗟太息具問左右忠宣子七人自內相而

下今誰用者桂水使君之望徹於垂拱之聽久矣初壽皇遴選二千石不間遠徼錫對殿廷問其所治雖五月報政期年有成不肯為其人數易會金陵別乘還朝當路剡上如雨擢長是郡垂裕後人上雅念忠宣公忠讜桂水又有能聲顧二千石不久任非壽皇所以加惠千里之意終更而圖特未晚耳今其還也青氊可復有也上或問桂水利病將何以告歟地愛其寶白金不登民無農桑又變而為兩稅刀種火耕與槃民之族為伍束

瀰一急潢池易波賦斂所入要不當與江淛為殿最吏道貴寛簡不貴苛細財用以制度不以浮侈推是心以往雖天下國家可均也豈獨湘中一壘已哉使君之行邦人誦而歌舞之固已明效大驗又能以其說進之君其與炙背食芹者遠矣其不敏敢書以告

送權郎中守臨江序

今天子即位改元紹熙之二載司門郎權公被命趨瓹清江守印從壽皇聖帝之選也仰惟壽皇聖帝履九五

之位二十有八年朝廷無事四方寧謐士渾厚而成風民冨饒而知義負者歌行者樂熈熈侃侃相期於咸平慶歷元祐之治推所從來是孰使之然哉聞諸先生長者之談上以至仁覆天下不忍一夫不得其所每擇牧守必錫對便殿論千里之政治反覆曲折必采其裕民事以告於上或可施行亟俞其請間又遣部使者從而咨訪之詔两省侍從臺諫從而選舉之小則因任進職大則予環驟用故其牧守多賢體上所以愛養天下之

意薰陶漸化使之二十八年不知兵而未已也脫屣萬乘將内禪於嗣聖猶諄諄乎以牧守為急於是司門公懐紱之命適此時而選其所以簡知必有異乎尋常者中原故家不振於東南也久矣士大夫狃於簪纓漫不知講學為何事幸而假途筆研足以均國家爵禄則如魚筌兔蹄忘棄之不暇司門公既登仕版益潛心典籍度嶺落南願為熒軒先生機幕涵養自得雖未即盡所用於世然至於孝以悦其親整以治其家友愛以善其

族黨父要以得其鄉里非泛然乎以先聖為遽廬者昔
端明公崛起諸生慨然以國事為已任衡石輕重毀其
家以安社稷不在其身則必有三槐王氏之報清江戍
既至司門公方就道井井綱紀已足以聳其吏人之聽
矣更數月奏上五事天子可其請有司得行其策部使
者稱其能兩省侍從臺諫稱其賢斯亦大用之梯航也
客或過湘中道問清江新政推其餘以告之見葵軒之
門生弟子儻可以告秋七月庚午東滙澤曹某序

棲賢進士題名序

進士賜第而歸題姓名於貢院可以已矣又題於棲賢僧舍惟南康為然則前守黃秘書粹仲倡其端今守張著廷子究成其美思昔唐鴈塔題名之意有此舊事然錫燕江上題名塔下唐進士侈大君賜而已立身行已之本末見端緒今乃拜聖賢於白鹿齒長幼於行輩然後攬山以為高挹泉以為潔雖紛華盛麗萬不侔於曲江而雅趣素志似若無歉焉者既特書而又書之不為

贅也曩者止於録末今乃勒石曩者三嵗當一易今欲序其首而列書其後使異時之再至者易集而百世之不墜者可考事至久而後精謀以衆而加詳非駷於昔而當於今也始予序貢院題名固已抒其心曲凡累聖設科之本意與父兄愛子弟之盛心班班可見矣今又以桑柘遺老辭不獲命而書其槩非曰能之或以為闕焉則近有貢院之辭在嘉定癸未十月朔郡人曹某序

曾侍郎武城集序

士患志不立不患不逢時唐劉蕡對策太和中言言藥石自人主以下皆知其忠廹於勢不用而止於蕡無歉也漢賈誼為庸人所害壯年短折雖不至公卿猶能使人主躬行以移風俗史稱其未為不遇有所感而然歟曾鴻父侍郎發迹草茅中踰冠而對策天庭慨然立論謂人主以其身為羣臣士民之倡當以帝王之道為必可行以聖人之道為必可信以後世淺聞曲學之說為必不可法以美教化移風俗為已任而不徒從事於撐拄

支吾之術以剗除宿弊興起人心為急務而不敢少墮於因循苟且之意其論壯矣至於區處條目剖决是非審當今治勢而不為慕古之夸心示好諫本意而不為求賢之虛名明責任之方則宰相不親細務臺諫不按小吏行均節之法則人主之心必本於寡欲宫掖之費必關乎外庭吏員冗則當别能否民力窮則先裕州縣明公道以破依違兩可之論寛文法以作趨事赴公之心莫不深察乎人情熟識乎世變施之於今無不宜驗

之於古無不合用斯人而行斯政烏有不致治者哉選擢亞魁謂其用可必也當權臣執國柄適與其歲月相為終始由冊府而進則異議足以揺其迹乗邊障而去則立法足以梘其行及夫弩末刀弊塵去鑑明攝代言之筆進持槖之班演綸而忠賢神伏批敕而姦諛膽喪獻可替否方勃勃乎其中明珠未剖梁木先壞矣視劉蕡則其說已合較賈誼則其身已顯而見用稍稍可以行其志者攝事鳳池纔五閱月耳真權起部旬有七日

耳疾病交於其中而執筆之日有限抱負奇偉志不得
逞夫天未欲行其言也何其奪之暴也沒幾二十年有
子繼其志裒所為文自廷對策而下凡輸忠於上者有
奏議有表狀交游於士大夫吟咏其情性有書啟序記
有古律詩而謚議講議外制策問之屬皆與焉合二十
四卷為武城集若搜訪而未備者猶不翅也凡所為文
誠足以覿其學而知其所行信其初而可以必其所就
獨惜其對策之言磊磊落落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而不

得盡見於施爲措置之間故於漢唐二子之事而有感焉鴻父曾姓諱漸建昌南城人寶慶乙酉陽月朔日東滙澤曹某序

蕭公直諒集序

祭酒蕭公乾道間論宰臣甚力而宰臣反欲薦公或以爲兩賢非也公對仗再疏已得旨納副本宰臣出闗待罪已經夕不再召既事闗两宫勢不容並立雖除職公節猶御筆親改訓詞有正人去國豈朕所欲之語宰臣

强顔竊位覬上風旨謬稱公以自固豈復有薦賢雅意
其後召公賜對深嘉屢嘆所謂思卿直諒與直諒不衰
者至再不已可以觀當時君臣之際矣公之文集三十
卷而論疏居其三詩文散逸之餘會萃未定顧立朝大
節不可以不早傳況其沒也已四十餘載矣其廉靜易
直見於晦翁朱公之記其忠樸直上見於麗澤吕公之
詩而樸茂不妄語則又南軒張公所以告雷卿朝宗者
如此皆足以名其集獨直諒二字則阜陵所以面賜之

者不可隠也敢掇取二字以名其集俾後之事君者有所勉焉其他姓氏之源流出處之顛末則平園周公所以誌其墓者在嘉定己卯二月朔旦壻東淮澤曹某序

黄西坡文集序

西坡先生立朝不至郎曹外庸不過持節容臺議禮則有力褫氣𫏐租浙右則朝論變色罷歸里第而倡為黨論者於此時立焉其人物關世道消長當如何哉晚年卜居廬山下日對五老九疊用不汲汲不用不戚戚後

學晚進皆得而師承之有疑義則拜書考亭以取決焉人徒見霜降水落之詩如此不知其少且壯也選於鄉而升於學出必與勝已者語入必與若口處切磋於經籍章句之精微而泛濫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之藴奥發而為文各究其體見於行事各得其當由博而入於約有萬而歸於一然後取證於儒宗真積於日用故其講明也易而持守也固非泛然傳口耳竊近似之比也士大夫起書生當職任有一節可稱如西坡之蠲租議

禮亦每每間見而時論之消長不與焉若至於晚節末路醖藉於師友之間而終始乎義理之正則斯世之生斯人也不數數矣讀其文而知其學於世道有感焉列在諸甥不敢以私言也本本原原則勉齋黄直卿已叙其事矣復贅辭以附其後嘉定庚辰十月旦日曹某謹書於湖莊所性堂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昌谷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謄録貢生臣范維城

昌谷集卷十五

宋 曹彦約 撰

記

普州四賢堂記

劒南之東有州名普冠帶之盛與西眉並稱名藩大府或不敢望然一郡纔三邑地方廣纔三百里其博物洽聞絺章繪句獨嶄然露頭角士類之所歆豔文之以禮樂其來未已郡有學校由祖宗盛時以迄於今其廢其

葺不可盡考若其大成殿之東從祀堂之對楹闢而三室闔而一繪像而名之謂之四賢堂則自今嘉定乙亥貢士黄盈進之請寓公馮侯之助使君虞方簡之力也昔濂溪周先生闡性命之理闓端後學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與横渠張先生祖述其道發明其説使孔孟未言之㫖顯然於天下曾子子思親傳之懿隱然於人心則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雖載祀千萬斯世者罔敢失墜可以無愧有堂而設諸學宫使夫郡之為士者望

焉而起敬慕焉而服則有益焉而知樂不及焉而知懼豈不足以移風易俗還文物於三代之際然質諸他郡昔固有以義起者矣夫以四先生者或足跡之所嘗至或宗族之所嘗居聲教之相關則心志之所趨者有漸師友之相傳則口耳之所聞者有據是豈歲時祭祀之足以言其禮而廟貌尊嚴之足以象其德哉普之為郡地介巴蜀閩濂溪之風不若江湖舊治之為審論程張之學不若關洛前輩之為詳顧乃正其位於學宮列其

名於祀典本本原原其於尊德樂道之意可謂勇矣抑嘗思四賢之所以皇皇汲汲與後世之學者所以尊之重之而不敢怠亦何意乎天生烝民授五常之性以立於天下非以其力大之足以奪人剛之足以決也無父子之親則不足以聚族而居無君臣之義則不足以同文而治隱於道心者為甚微而攻於人心者為可畏為是之故而思所以一天下不可無學則夫學者事業非以其涉獵經傳知人之所不知以為富也又非以其綺

麗言語能人之所不能以為華也有善而不知所擇不可以言致知擇善而不知所執不可以言力行及其積之以誠持之以敬然後知致知之所以為力行力行之所以為致知以言修身則德盛而仁熟以言及物則海涵而春育茲非四賢垂世立教之本意而後世君子所以表章四賢之盛心哉繼自今步趨於堂廡凛然四賢之論說參於前偃息於屋漏犂然四賢之踐履關於中從容於學校科舉之間而安行於富貴貧賤患難之際

誠實於事親從兄之始而善推其所為於四方萬里之外茲堂之作其有功於名教多矣如其義利之不辨而決擇於得失之境操舍之不察而顛冥於利害之塗誦其言而不惟其義信其迹而不求其心終日摳衣乎四賢之側而常若與四賢隔乎宇宙此則鄉黨自好者不為於四賢乎何有余不敏敢以誠告嘉定丁丑二月朔日記

江西安撫司機宜廳壁記

帥臣列屬有三而主管機宜文字者乃獨知印上而議幕固已多歷麾節或入朝有顯效主人所尊敬不敢責以細務其下則幹辦公事同一資格而機宜文字猶為之長有建議必質正焉中一幕而立顧不甚重乎嘉泰壬戌以至甲子嘗以奉議郎居其職去十有三年為今嘉定丁丑冒領帥事則今滀君檜實為之雅好捷出按籍且訪諸人得前二十政斷自淳熙以下圉石於壁而欲記之必有説也將以收拾姓氏舉揚墜典使後之居

官者有所考耶亦將記録本末旌别能否使後之職事者有所勸而或有所懼耶如其收拾姓氏舉揚墜典居官者有考而已姑置勿論若欲記録本末旌别能否可以勸而可以懼亦豈遂無説以處此哉唐藩鎮固是弊法而其識拔名士尚彷彿三代舉選本意固有士行修於家而辟命達於朝出而贊戎幕者多奇才入而居王官者多宿望近世以銓法取士稍失舊典猶必以邑最為正格以畫降為異數謀有機密事有便宜非如諸使

之屬畧於一職而已叛而不討無以示朝廷之威服而不柔無以示朝廷之仁獻曲突於焦頭之先折遐衝於樽俎之際惟有德者可以立言惟有學者可以應變惟忠誠惻怛無私意介乎其間者可以賛其長而友其寮此則温石諸君子所以揭日月於唐不與餘子碌碌者伍圄石於壁姓氏云乎哉

南康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有題名古也吾邦壤地褊小前乎三十載由進

士解褐為有限致揭而立石者亦闕焉始書於學官之屋壁再書於釋氏之浮圖事力簡陋其勢然也惟立教之意隆而羣試於有司者日盛表而出之必將有異於前日者縱史於埸屋勇鋭之地而發越其山川英靈之氣俾相與目視其姓名心惟其本末出必以及物為先務入必以律巳為切體知追配於古道者為可敬而一意於温飽者為可羞此則國家累聖設科之本意而鄉之父兄所望於子弟之盛心也先是邦人舉進士未嘗

以右科得雋今黄侯來刺是邦而兩科賜第者乃有六人其文武掄魁固足以鼓動後輩闓端異日而又廣貢院百餘楹於闢府之始徙題名二百年刻書其間所以備培植勸誘之美政豈直夸耀於士子驚駭於閭里而已哉既命某直記其事不敢不告侯名桂字粹仲三山人嘉定庚辰十月既望郡人曹某記

白鹿書院重建書閣記

白鹿洞之復有書院前使君朱文公所建也書院之有

御書石經孝宗皇帝之賜文公之請也藏書而有閣焉
又文公之所度地前學官李君琪之所剏前使君宗學
桂博士欲改而大之今使君太府王寺丞增益其費命
學官丁君燧董成之幾五十年而後文公之志始遂亦
難矣哉仰惟高宗皇帝立極東南當𨈆𢇁跳梁之後聖
學湮微不斷如髮親御宸畫勒聖經於樂石摹而揭之
使嗣聖得以詔士子則閣名雲章豈不足以增重書院
思昔聖人治天下立司徒之職以典敎為本家必有塾

黨必有庠術必有序國必有學灑掃應對進退有其節禮樂射御書數有其文本之以孝弟忠信行之於州閭鄉黨然後考之以德藝升之俊秀無非使之明其善以復其性夫是以上作而下應教化行而習俗成後世以法度整齊天下古道日薄時乎用儒或以為觀美間有稱其道德之閎延喜其六經之表章其於名教茫未有補惟我本朝尊儒重道累聖相承前後一律故白鹿賜經始於熙寧而修繕之勅發於章聖高宗皇帝閲聖經

之道將廢萬幾餘暇不以聲音采色為樂而以筆札為工不以藻詞麗語灑翰而以聖經示訓則夫奎雲章於傑閣瞻望而尊敬之視漢熹平蜀廣政所刻相去遠矣聖經標準萬世凡圜其冠方其履者皆知其不可一日廢於天下也然而口誦其言者常多而心惟其義者常寡議論横出者常勝而真實踐履者常不逮豈載之簡冊者猶有遺憾哉知之者有所未致而行之者有所不力也天理具在孰不有所知學焉而不博問焉而不審

思不慎而辨不明非致知也日用酬應孰不有所行執之不固積之不久得一善不拳拳服膺而勿失非力行也推本聖人垂法天下與本朝先哲所以講明義理垂裕於學者纖悉詳盡以此奉親以此事君以此行已以此及物不但雲章所刻而已由是而推之凡經籍所載見諸簡冊先儒之所歸重者雖手之所抄家之所藏市人之所摹勒莫不求之以誠守之以敬惴惴栗栗如薄氷深淵之在前而惟恐失步皇皇汲汲如駒隙桑陰之

易徙而惟恐失時下至於諸子百家之説編年傳紀之載與夫微言讜論有益於身心有利於世道者積累而通徹之饑餐渴飲不厭朝夕此則累聖所以惠天下之旨朱文公所以淑後學之心前後主議典教是邦者於此特注意焉其不為應故事明矣舊閣尚畀隘總高深之數為丈者率不滿二其廣特加一焉今所增或以丈計或以尺數蔑有不滿之慮書院偉矣閣崇且廣矣所望於稱是閣者日游其間雲章參其前出乎其外雲章著

於心如是則居族稱孝居鄉稱弟仕於州縣利澤及於民立乎朝著名聲昭於時皆自致知力行始則又誠敬之所端本不可誣也王使君栻字式之故相之賢子作郡有惠政尤於兩學加意若殿若廡靡廢不舉大啟是閣特其顯著者名節已至尚肯以斯文為重訖此役而後行貽書來告以記為託且言涖其事者星子縣主簿王樠堂長魏汝諧學録直學陳畊繆惟一也彥約幸生是邦昔嘗肄業書院義不可辭輙誦所聞如此寶慶丁

亥正月郡人曹彦約記

致仕通政檀公壙中記

公諱渙字元吉姓檀氏曾大父諱宗益故比部郎中贈正奉大夫妣方氏贈碩人大父諱伸故武學博士贈朝議大夫妣周氏贈恭人考諱師醇故朝請大夫湖北安撫司參議官妣高氏曹氏皆封恭人公自幼習讀即表表出餘子上為文字操筆立成不得雋於場屋乃受廷賞調南康軍建昌縣尉澧州司法參軍歸州興山縣令

黄州黄陂縣令臨江軍新淦縣丞惟興山以内艱不赴其餘所至輒有聲律已以廉待下以寛知民疾苦一毫不擾而所向輒辦上官賢重之民感其徳無汲汲騰踏意暮年猶才選幹辦湖南安撫司公事平劇賊李元礪等奏功幕府進秩命下而公掛冠之請已上矣始以陞朝官致其事次以五品服其身年彌高而徳彌劭議論風生運筆如駛聽聰視明少壮不能及夫婦齊年世所歆艷得末疾一年猶日坐堂上接世務對賔客皆如平

日至於易簀辭色不亂生於紹興乙卯之七月終於嘉定壬午之三月享年八十有八娶許氏濠州通判諱肅之女生二男子長曰梓次曰松松先公五年卒六女皆已適人其婿曰黄渭劉遵李景亮劉令德李天麟楊垍四入官途二為名家名士有再捧賢書者二孫男一曰夔一未名一女亦許嫁矣家世池州建徳縣望族以外氏南康也幼從官於是郡已慕廬山之勝及得尉外邑建昌甫滿即卜築城下今又卜兆山南實為清泉鄉鳳

凰之岡亦以治命梓將以是年十一月丙午克襄大事日月不留狀其行而銘墓以告於立言君子將有不及姑命叙其大畧而記諸壙示不朽也

長女如範瘞記

曹氏如範者昌谷居士其字簡文之長女名柔則無封邑以字誌也世為南康軍都昌縣清化鄉龜山人令徙居城下年餘十歲即頴悟孝友若有陰相之者十八歲為同縣人牛斗極妻居士持湖北庾節攝守鄂州及將

漕湖南改帥長沙皆以之隨行及歸牛氏則所以事舅姑和叔妹者猶前日孝友得舅姑歡心撫如巳女叔妹之所倚信不翅巳兄弟處良人以敬撫婢妾以恩治飲食奉賔客以勤又能躬履儉嗇力任家務舉無違禮如老成人中外斬斬無不稱善居士自劍外乞歸移守寧國待次鄉郡實歸寧城下僅二十日忽得吐下疾踰一日遂不起雖痛楚委頓時言語猶不亂享年二十有七實嘉定十年七月十四日也嗚呼痛哉所生母王氏以

其解事有情義嫡母宜人黃氏所深愛病時不頃刻舍二母病革時黃氏猶抱持之生兩男皆不育有女閏娘方七歲卜以其年八月十五日歸葬於義風鄉彭婆橋之南原以便祭祀斗極已命於朝為初品官其父與兄皆為朝列門地方顯而婦賢不壽命也夫前葬十日居士記

次女如壁葬記

曹氏如壁者其字也名柔美為昌谷居士曹其簡父次

女生紹熙辛亥八月二十日死嘉定庚辰五月二十四日纔三十歳耳可哀也哉居士南康軍人本居外縣都昌之鵶山令徙居城下昌谷巷再娶令宜人黄氏為潮州通判諱瓌女當通判公知江州德安縣時居士未赴桂陽軍録事參軍如壁生於外祖官舍年十有七居士假守漢陽以妻同郡進士陳時自是得湖北庾節領湖南漕計至守長沙又將漕緫外移守豫章所不與俱者獨緫外耳以其孝友出誠實故中外無閒言以其聰敏

識大體故酬應無滯事在夫家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和上下如兄弟姊妹兩家隔一巷而居其親愛雍睦如同室也前死六日猶歸寧如常時至明日以疾告後五日以不起疾告居士與黃宜人皆不堪其苦以其盛壯之甚而亡之暴也居士之考諱興宗終佐從政郎贈朝議大夫妣黃氏贈恭人陳氏儒宦三世而時之考諱秠屢試禮部而樂於隱德自為文以誌其死又親書以表其墓世未有比所娶郭氏有賢行尤撫如壁如已女如

壁生數男子皆不育止有八歲女名師妹有慧性足以
祭其母將以是年九月丙午葬如壁於星子縣丹桂鄉
洛陂之原而居士為之記

昌谷集卷十六

宋 曹彦約 撰

榜文

利州客位榜

其持節領州不敢憚見賔客但筋力有限職事少閑不欲以有限之時講無益之禮凡賔客之有參辭者每日蚤見一次其有職事者又食後見之雖非職事而有私計不得以自達或寄居官之有己事如封贈奏薦循轉

官資放行請給批書印紙之屬及士人整會科舉學籍之類無不見其持佳作以見教廣聞見以相助非有利於其間者尤所欲聞其餘見任官無職事當議者每月初亦立定日分請聚揖一次過此則不能迎肅恐典謁者不察此意卻欲分外阻隔賓客特此奉聞切望洞察

豫章苗倉受納榜

當職到任之初適當苗倉受納之際訪聞本府所收苗米於常年所收加耗之外近歲以來增收斛面米多至

三升又其所納米等色分作上中下九等之外更有加
點添耗之弊民以為苦今照得所在郡縣受納苗米加
耗數目已失祖宗之舊向以承平日久支用繁多添差
養老之費上供送使之額比之全盛之時大段不同近
歲本府又有廵城坐甲支費等用不一而足為數至廣
若欲盡減加耗固所不暇但近歲久例之外將斛靣紐
作實數更增三升即是無名暴賦立為常規所合裁減
其所納米等色自上上以至下下既有九等則其餘九

等之外豈應更有可納之米必是倉中合干人迎逢州府之意妄以糠粃濕惡為名加點添耗候將来盤量日暗有剩數委實不便今將十年内盤量數參考見得本府嘉定六年權府趙吏部任内盤量之時米數最少即是未增三升之時其加耗數目即合以此為準令本府於此數外再有優恤又於分定九等之外不許以糠粃濕惡為名更與加點添耗候將来盤量日本府更不額外收數如本倉專斗合干人故意邀阻乞覔錢物或妄

稱盤量出剩輙於久例加耗之外仍舊增收三升或於九等之出每㸃更加一升決定重作施行許被害人戸赴府陳訴的不虛示

四川類省監試入院曉諭榜

當職江左書生將漕劒外誤蒙朝廷差擇使護全蜀舉子省試庚牌制嚴不敢控免朝思夕慮惟懼不足以稱塞美意竊見朝廷施行今歲省試加重常時凡主文考試官六員皆自聖旨遴選而制閫大司奉行近制凡檢

點試卷官十二員又以東南西蜀名士參於其閒則夫前日士論之所疑與夫朝論之所慮決無請託苟賤之事矣至於文字閒苟有所懷不先期言之恐情實之不孚而才學之士或有遺恨也從来四川省試有監試考試檢點試卷官必參以東南之士者取其鄉貫之在遠而親戚故舊之不多也然兩處文體却閒有不同處蓋東南作義必須破題精確冒頭詳整作賦則四柱平穩小賦格句妥貼然惟能者而後終篇相稱至於蜀士之

文則以文勢議論為勝却間有破題不精確冒頭不詳
整作賦則四柱不平穩小賦格句不妥貼之患若槩以
東南律之不特枘鑿不相入亦將有舍其所長遷就體
格思欲投主司所好而倉猝掘井反有失其故步者士
子三年科舉利害甚重豈不可念今已與主文考官檢
點官商議每一副三場卷子必須散在諸位凡經六手
考校以學問識見才氣為主若得頭場首尾相應策論
又更相副如此卷子是謂全備置之前列固是主司之

幸萬一破題冒頭與四柱小賦苟不至大段跡脫而其終篇實有議論或頭塌偶爾平貼而其策論實有胸臆非泛然碌碌碌碌之文亦須行間安頓無緣便入不考之數庶幾各盡心力為國得人不至舉子有遺才之嘆竊慮舉子在外未知試院意嚮但見試官鄉俗不一便恐好惡不投旋行改變文格却至不便須至曉諭者

湖南軍前曉諭峒賊榜

契勘郴州桂陽郴縣衡州茶陵縣諸峒作過為日已久

當職五月内親至山前布置軍馬尚欲奉行朝廷寛大之意未便進兵誅討經今三月坐費糧運雖據本司簽廳行司及諸處軍前取到諸峒頭目人供到不敢作過事狀今經多日未見躬親前來簽廳及軍前出首事有未便契勘三縣諸峒係是朝廷省地百姓與其他羈縻峒猺不相同若當來失誤作過或因報復仇怨或因捍守山寨或因親戚為盜不能自別或因羣盜並起聚衆為備既欲改過自新即仍舊是郴州衡州百姓出入州

縣往來鄰里方是真心向化別無姦偽在朝廷必不肯殺降以失威令在本路必不敢殺降以欺百姓若乃深據險要聚衆弄兵外為招安之說以欺大軍內為固守之計以伺間隙甚至文移之間儼若敵國邀求官爵張大聲勢致使官軍淹延歲月未能撤戍取諸路財計以為一路之用取諸郡夫力以為三縣之役則所以待良民者何虐而所以待盜賊者何恕耶當職身任連帥義難避事志在體國不敢邀功本欲告戒諸將併力進討

尚恐玩習之久未能盡悉此意亦恐所差招諭士卒未能公平誠實增添語言減落事節致使諸峒疑惑無以自決今委請本司趙撫幹前去山前置立安撫司簽廳及委親兵許統領前去招諭明立期限各立賞格若限內前來謝罪不將帶人兵隨行即仍舊是本路百姓官司釋其罪愆寛其租稅其間有合受官職合支賞犒一聽官司自作施行則是作過之人尚得全其首領豈不僥倖若限滿不來則本司別無商議即便諸路進討㓚

及妻孥除頭目人一家之外其餘脅從之衆並不妄殺一名應官軍義丁或諸峒頭目人有能用命効力雖是賊人親屬並一例推賞當職親至山前自定賞罰須至曉諭者

詳查數内茶陵縣水口峒李如松一名止是李新親屬耳知本非首亂却乃自為賊首不肯親到軍前今的限於八月三十日以前前来龍虎平郭統制或僊子平張統領軍前謝罪聽候本司指揮倘再遲延至

八月三十日不到許諸色人斬到首級支賞錢三千六百貫給付李新李如松兩戸財產若能生擒到官者淮仍書填承信郎真命官告更支上件賞錢給付兩户財産的不虚示

右榜曉示各仰知悉

利州路入境曉諭榜

當職生長東南得節蜀部職在風俗尚未諳知必須廣行咨度乃無牴牾凡官屬之賢而可敬能而可任貪暴

之可汰揺克之可戢一道士民當思所以見告無有隱情若士風之有當厚民瘼之有未除經賦之有滲漏漕輓之有科擾一道官屬亦思所以見教其有易行者得速行之有難處者當共議之庶幾少盡厥職無負朝廷遣遠使之意尚欲一道官屬士民皆畧知當職本心然後情意相孚不勞勸沮凡職業欲其奉公不在觀望議論欲其誠實不在虚浮書尺欲其簡要不在諛佞禮文欲其平直不在過當所過州縣自有隨行公用不許以

應辦為名騷擾百姓所用隨行人不得以幹事為名輒入官府毋任意取索簿歷以長吏姦毋虛張按察風采以長健訟期於務實而已故兹榜示想宜知悉

漢陽安民榜

照對本軍境内盡為水鄉僻在一隅不通馬騎西有德安府堅城之固北有三關兵馬之阻入到郡境又有重疊河渡可以限隔本軍見差撥民兵赴軍教閲喚集有産業船戶防把江岸及差官於南河陽臺漘口等處守

把来路又差人逐日前去徳安府一帶擺探委實可以保守訪聞近日以来多有不畏公法之人撰造事端驚動百姓致使官民之家亦有般運老小渡過江岸及雇買舟船裝載行李不惟扇惑逺近有傷事體亦恐道路之間何所不有流離失業後悔無及今檢到故事三件合行曉諭

魏志管寧至遼東時避難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遷徙意後有来從之者魏太祖辟為司空

南史蕭允傳時寇賊縱横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乃閉門静處卒免於患

濟陽蔡氏當景和之難士庶危懼咸欲逺徙或勸其行答曰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禍其後在外者百不一存蔡氏獨免

右本軍除已差人詢訪撰造事端驚動百姓之人别行懲治外今出榜城裏外廂張掛曉示軍民士庶各

仰知悉

議

屯田議

士大夫喜速成之功欲一嵗而屯田百頃未十嵗而得穀數萬斛募民而民不便於官役兵而兵不習於農連營接屋不足以安牛具三家共牛不足以專畜養立團結指揮等軍額以駭觀聽假内政府兵等古法以啟物論上之人立為成説而使州縣吏勉强行之此所以計

之而不能無費驅之而不能無擾也古人此事往往出於上命者未必成功而便宜從事不從中御者率多奇效非人臣職分要在於專命顧其間委蛇曲折有不可以案牘傳者今欲為簡易之法以漸行之得其人而任以條目然後集事度淮南諸州軍有荒田處如廬州之鹽陂和州之元浦湘城無為軍之柘皐而其郡有建康都統司或馬司戍兵在焉者取本軍目前與日後有老死開落之數且勿招補闕屯田司募軍中子弟或土著

百姓與流離無歸之人從便應選年四十以下試手眼走跳量以等仗五尺五寸不問事藝五尺四寸施放本等弓弩五尺三寸施放一石二斗弓四石弩州守倅縣令尉親試之截撥閑落錢米以為衣糧相隰原五畝以為之宅蓋草屋二間以安其居合同試五人以助其力築陂塘圩崖以定其業給鋤钁板築以寬其費既成而後受田有田而後課耕田有三等分為十分上田二分中田三分下田五分有父母妻子可以助耕者給田五

十畝牛一頭獨力者給田二十五畝兩家共牛一頭娶妻而願增者如有妻子之數凡買牛之費皆書借貸每歲春首借種立夏借糧每畝種穀二斗糧米一斗秋斂而責其償餘皆不問欲糶者官糴其半明年每畝有租課上田四斗中田三斗下田二斗又明年遞增一斗而止水旱蠲其租課之數傷及五分以上者蠲其種七分以上者蠲其糧分蓋屋買牛與鋤钁板築之費以為十分歲償其一過二歲增而為二滿十分而止水旱閣而

不蠲凡奠居五家為比合二百五十畆其宅二十五畆十家為保合五百畆其宅五十畆比有師保有長五保為隊隊五十人隊有長五隊為都都二百五十人都有長五都為屯屯千二百五十人屯有長諸屯以令尉兼之守倅總其要耕一嵗而教陣法二年而築堡寨三嵗而涅其手不願者從其便乃別名募以因其業年滿六十許試其子弟與其親戚以為之代取其保任不取其服屬有爭則以服屬為之序不幸而死其妻欲改嫁者

且募且試之不保任不欲嫁亦從其便亦别召募以因其業牛老或死力不能自辨又償其值之半分三歲而責其償凡租課之穀百斛為率三十斛以備新募人種糧三十斛以備新募人借貸可以招二人三十斛以代衣糧之漕運可以贍一人四斛以奉保長二斛以奉隊長一斛以奉都長一斛以奉屯長一斛以奉州縣長貳餘一斛足以置金鼓旂幟大約一戶而種穀十石糧十石室廬牛具之值五十緡而一夫定矣借州縣橋管交

割錢萬緡常平米二千石糴穀四千石而二百夫定矣一年不水旱則種糧皆入六年不水旱則借貸皆復六年之後於官者皆償而所招之人已過倍矣一年而可以成隊十年而可以成屯不成隊不成屯官不必強吏不必罰請依糧而治私事誰以為不可使百姓之貧者皆欲披堅行伍之貧者皆欲耕鑿鄰邑之所風靡鄰郡之所響應則江上之軍日削而邊上之兵日盛也無招軍出戍之名以驚外敵正恐執事者之患在於無田而

不在於不濟也必行内政非管仲不可必行府兵非𦈡綽不可如此則因民之利惠而不費擇可勞而勞之勞而不怨雖無古人之才無所不可其事則畧而其義則詳行之以久習之以漸無内政府兵之名而有内政府兵之實節目可以小變而本體不外是矣作屯田議

說

池塘生春草說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用意深遠言語簡

淡必日鍛月鍊然後洞曉其意及思而得之愈覺有味非若後人一句道盡也晉宋間詩人尚有古意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說詩者多不見其妙此殆未嘗作詩之苦耳蓋是時春律將盡夏景已來草猶舊態禽已新聲所以先得變夏禽一句語意未見則向上一句尤更難著及乎惠連入夢詩意感懷因植物之未變知動物之先時意到語到安得不謂之妙諸家詩話所載未參此理數百年間惟杜子美得之故云蟻浮猶臘味鷗泛

已春聲句中著猶字已字便見本意然比之靈運句法已覺道盡況下於子美者乎新春盛寒中閒禽聲有春意因記此說

杜少陵悶詩說

黄太史云杜少陵悶詩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使余得此當如王逸少語正須卒以樂死寧更悶耶余謂少陵少壯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則躊躇臨眺碧山晴又濕白水雨偏多則歌醉懽娱大厯間往来東屯白

帝貧病甚矣所謂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癘浮三
蜀風雲暗百蠻見青山白水安得而不悶也讀太史立
朝時紀詠景物與黔戎間詩意不同亦各狀其時耳東
坡早年經過歡喜鋪至老不忘遷謫中遇皇恐灘其辭
可見孟子言鼓樂田獵或欣然有喜或疾首蹙頞正是
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昌谷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

昌谷集卷十七

宋 曹彦約 撰

跋

跋陳宜州詩後

丙辰八月一日宜州按韋文仲等六十四人之獄經畧張玠希望賞典誣以冦邉必欲殺之余奉法從事知其非辜必欲活之忿爭未定賦此以自壯今録于此世事須權重與輕莫臨利害膽先驚但知折獄他遑恤便到

糜軀也合争富貴信從生處有是非秖要後來明若教無罪俱蒙戮我亦何顔過此生聖賢立萬世名教爲斯民張官置吏以仁爲職惟恐不至思慮一有不及彌縫一有不密差以毫氂内省猶媿上帝臨女更貳爾心將靈于萬物亦何望哉昔我先君治獄鄂渚嘗正色與上官論是非以去就爲决卒得其直後有知之者謂不可使不傳以此而誌于墓以此而記于廳勒辭班班有石可攷施及不肖在州縣間乆造次乎顛沛乎兹事罔敢

失墜思昔聖賢立教本意必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契于不言之表今陳君森脫迹庠序問程憮仕服膺其先人之德之訓亹亹不忘此其仁民之意有不可及者異時積誠以事君居敬以臨民正辭而後治財禁暴而後戢兵凡可以寓吾仁者無所不盡其力則于明慎用刑沛乎其有餘矣非泛泛焉侈世家耀筆墨樂夫人之夸美而已也因嘗敬讀其先人之詩而有感焉嘉定壬午重九日昌谷曹某書于湖莊所性堂

跋所藏趙忠定詩

趙忠定對岷峨而問衡嶽安子順生㓜外而愛匡廬相國與道人出處不同要皆高遠之志不拘一曲

跋山谷所與黄令帖後

以駢儷聲律吟咏情性本朝如涪翁能幾見耳雖不連珠猶其為連珠也同時豈無作者不多許可獨拳拳於黄明府之連珠深相歸敬只此數帖自足以聳動後世而顧使不能文如某者從旁著語果足以增價乎哉寳

慶歷元之明年長至節假日東滙澤曹其書於吳山寓舍

跋晏元獻公與呂申公帖

兵不可窮亦不可去時措之宜以仁厚為本以預備為常不得已而權以息民亦猶以不失人心國體為重惟深於治道者乃能知之臨淄晏氏世有讜言百慮一致惟康定禦戎不忍窮兵紹興議和不肯去兵近日閫閫邊失計又不欲魚肉首議以辱國不欲濫致歸附以長

冠前後幾二百年非履跗躡足而一合國是此其源流深遠學問高明傳授於言語之外有難為淺見寡聞道者讀晏元獻公所與呂申公議兵帖又因諸公叙紹興尚書所奏有和好用兵不可偏廢之論與嘉定新進士扣閽大議必以人心國體為本使人三致意焉九頓首起敬嘉定辛巳孟冬甲子東滙澤曹某敬書

跋晏元獻公手帖

本朝慶歷之盛追蹤泰和於時當軸處中輔賛彌縫者

其人何如也元獻晏公謀猷在國史固可想見今觀其手帖事前輩以敬訓子弟以嚴至於讀書習禮愛親敬兄立萬世不刊家法自修身齊家以至平治厥有本末宜乎發而為政肫肫忠厚成慶歷風俗立本朝壽脉此意未已尚慮班行中公事細碎汲汲乎以遠輕薄為戒君子於此可以論世矣嘉定辛巳九月望日東滙澤曹某敬書

跋陳少師宗名均贍帖

內翰尚書少師陳公捐俸餘以均贍宗族親黨魏華父侍郎舉文正范公事以明之既精切矣請得而推廣之學者以乾坤為父母民為同胞而物為同與也自愛親從兄達之天下親親以至於仁民仁民以至於愛物即近以及遠舉斯以加彼一念之發無所不用其愛治國平天下之要莫切於此人徒見陳公此帖拳拳於宗族親黨而未知其廣大悉備所以致君所以澤民所以傳子孫而詔後世豈特宗族親黨獨被其賜哉書其謹識

書先君帖後

紹興巳卯其年甫三歲先君主崇陽簿與賢士遊處後五十年當嘉定戊辰某被命攝守鄂州故人陳彦功宰斯邑為訪舊蹟得所與徐士賢一帖乃先君手書又有言行推磨三銘先兄奉命書也先君在邑垂滿入州為理掾此銘當其時不卜其年帖言擲還六策則歲在辛巳嘗以恢復説受知當路矣彦功既摹本寄示而士賢之子允中乃以真墨見貽既泣而受之明年正月以摹

本貽徐而書其後

跋安道人世通所藏范忠宣帖

前輩書翰平易真實皆可為後生矜式况忠宣范公公論所敬片文隻字不多落人間尤所願見嘉定辛巳五月戊申昌谷曹某書

跋許介之東溪詩集

讀真希元所跋許介之之詩始也稱其翰墨中也期其功名末乃勉以道德舉孟子所性以為證知介之之高情雅

操足以進乎此也始余名所性於湖莊之堂未成而得罪時論又未幾而奉祠武夷劉後溪作記為叙其事介之集其語而歌之有適性窮居不加損武夷新命從天至一出處皆君賜之句今希元又以所性望介之不自意暮年鄙識及與希元介之同嗜好寶慶丁亥二月望日昌谷曹某書于吳山寓舍

跋壺山詩集

宋謙甫講書生遠業發詩人巧思放達於古體而韞藉

於唐律是區區詞章者豈將以取重於世哉昔東萊先生作麗澤編詩中含深意為儒道立正理為國是立公論為賢士大夫立壯志為山林立逸氣非胷中有是四者不足與議此謙甫乃西園賢嗣西園入麗澤閫與源流知所自來其必有造乎此矣嘉定壬午冬十月癸未東滙澤曹某書于湖莊所性堂

跋胡吳春秋答問後

吳郛字緯道後改名郁條具春秋問目有文定親書答

其後江陵李南公所藏也讀前輩經傳便知義理謹嚴處讀前輩荅問便知論辨宏闊處不謹嚴無以垂法來世不宏濶無以啟廸新功經傳成書所以反說約也師弟子荅問其博學詳說之時乎二者不可偏廢皆有益後學此編手澤儼然其可以表裏春秋傳者信矣嘉定丁丑夏五月戊午東滙澤曹某謹書

跋延平答問

延平答問一編始得當塗印本於黃巖趙師夏致道携

度斂閣以示石照度正周卿因得周卿所藏臨川鄒非熊宗望録本與麻沙印本刋其誤而闕其疑可以傳矣鋟本益昌學宮與四蜀之士共焉嘉定丙子冬至日後學曹其謹識

跋彭先生梅坡集藳後

讀梅坡藳七卷詩文僅三百題而池陽以後二年獨居其半甚矣先生得賢子季直之晚也先生詩文如機軸已成絇總欲分寸尺丈引畧加意即可辨不避廣座其

散落人間將與前輩數鉅公爭富而今日所見廼僅有此盖自季直更事以來始無遺憾前乎此軼不傳者不可計也季直其勉之訪之裒集而增益之將倍蓰不翅而後已嘉定巳卯冬至後十日學生曹其謹書

跋李壽翁侍郎家所藏名公帖

在晉則趙文子叔向在衛則蘧伯玉史魚纔一見頃耳道同言合舉當世之賢未有易此數人者

跋陵陽袁使君桂廷對策

孝莫大於復宗社學莫切於容直言此陵陽袁使君對
孝宗親策之意也寒士從草茅中來遽欲觸神抗天亦
已偉矣中誠惻怛猶有深淺至於文字合體要議論中
準的行之今日可以著效傳之後世可以垂法非確乎
有所抱負不能至此當淳熈辛丑賜第時其適綴名其
後後三十六年訪其遺事而識其賢子始得對策之副
墨讀之因有感焉宗社當復久矣樂因循者諉生事直
言當容久矣忌善類者疑賣直有孝宗之聖而後使君

之忠得以自達有使君之忠而不顯用於孝宗之朝亦又何也嘉定丙子閏七月中澣東滙澤曹棊書于益昌浴民堂

跋趙忠敏稿後

讀其文可想見其人者予於趙君之文得之淳雅端慤有先民矩矱予初未見其人敬讀其文已十餘年矣既見其人而益知其文之可以傳也嘉定丙子八月書

跋陳令舉騎牛圖

身不能采薇不可以學扣馬之諫婦不能荆釵不可以學五噫之歌耕莘釣渭非膏梁文繡所能辦也必能莞榷不以紆朱懷金為樂必能騎牛不以高車駟馬為優安往而不得貧賤然後敢論時事矣士大夫食君禄知天下事不盡如人意觸機而來憤悱出一語異時窘於奉養不但縮舌噤齒而已方且三緘其口不暇疇望其安於莞榷騎牛而不悔能扣角而歌之此令舉所以為不可及也當熙寧新法時蘓長公以譏時抵獄孔經父

以對策報罷攷其歲月尚在令舉後元氣正脈愈抑愈烈謂制科不足以得士而欲廢之厚誣也哉寶慶改元三月甲申東滙澤曹某書於吳山寓舍

跋劉倅所藏東坡論兵書後

太祖欲親征河東范魯公力疾建言願陛下以生靈為念所貴資洪福益聖壽神宗欲用兵西北蘇文忠貽書執政使吾君子孫蕃多長有天下人臣歸美報上極安靜和平之福至於壽考萬年子孫千億非與國共休戚

念不到此也然魯公時居上相朝夕納誨乃其職業文忠立朝未大用以誣奏請外補稍遷而守徐得政平訟理即不廢事職不可以諫又委曲為人言之忠肝義膽不置國事於度外可見矣棲薛向首横山之議實在治平巽時熈寧諸公堡撫寧城婁降裕羅格勒破㩁羅覺掩河湟而有之皆在其後當入對受密賜文韓司馬諸公相先後薄其為人至或以憸巧目之其復用未秉政守正諸君子固已深疑之矣文忠代張文定草疏已斥

其事今自定州賜對復以論兵入樞筦本末備見宜文忠所深憂也文忠之言既有以感動其善心卒之秉政三年間諱言西北兵事謂之聞義能徙容有此理於時言官劾奏所謂反覆無大臣體當不止蓄馬一事然已誤國家困生靈矣士大夫以迎合見用既富且貴乃欲收拾士譽不復認前說自已出終不可掩故因攷本末而有感焉嘉定己巳下元日東滙澤曹某敬書

跋陳少師制詞槀

内翰尚書少師陳公以詞藻代王言以經術輔君德聞其聲矣未覩其實也寶慶改元之初適有職業於朝從其子直院舍人小宗伯之後讀其兩制之文服其體要聞有經幄之論歎其剴切知其學有自來矣後二年乞歸得請始見少師公舊槀端拜而熟復之然後知少師公之教其子不特面命耳授而觀感得之矣漢儒誇父子明經唐人炫世掌絲綸特官職言之耳不足以喻陳氏家學

跋高金紫所書孝經

觀金紫高公所書今文孝經其誠其敬藹然見於筆畫間前輩風流百年幾見可以傳子孫可以警後學寶而藏之豈但魏公之笏而已

跋性善堂後集

論交於度周卿者十年識其為人矣守師道如守孤城持正論如持槃水葢嘗為識者言之其為文操縱卷舒真得鉅儒心法非拘拘泛泛襲紙上已成之説架屋於

屋下者今觀性善堂後集則其平日所作固已磊落於歌行而諄複於書序記跋反復於宏議而微妙於至理以為未足悅晦庵先生之道南學於考亭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不是過也黄西甫亦生合陽信周鄉之學而師友之久而益確是皆天下之善士非止一鄉一國而已也因性善堂集之見遺也敢書以告寶慶改元歲晚東滙澤曹其書於吴山寓舍

跋范季克雲坡記後

宦路與丘壑常倚伏於世道深於此或不屑於彼識者評之必不舍天爵而從人爵矣

跋楊文公真墨後

寶慶改元之初昌谷曹某以衰晚侍經幄得讀三朝寶訓明年二月戊申至優近臣篇真宗皇帝與王魏公論楊文公歸陽翟事稱其峭直無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或言譏朝政何也魏公以為怨家讒譖之語保其必無真宗皇帝亦深悟其說彥約既讀畢即口奏人臣峭直

無所附㑹則流俗嫉之讒譖易至葢峭直之人好自修飭持身廉謹不可誣以貪墨遇事公平不可誣以宼濫其人必風度高爽議論磊落惟有譏議朝政一説可以動人主之聽自古小人之害君子多用此策非啟沃如王旦有以保其不然聖明如真宗有以悟其文致則不測之禍未可知也上以為然是日侍講宗正章少卿同對知狀後三月文公五世孫九江使君録示文公真墨二冊附諸賢題跋其後多有及陽翟事者又摹印孝宗

皇帝所賜其祖中舍御製知楊氏世有顯人又皆受累
朝簡注如此造物者之無負於峭直也宜哉因録戊申
口奏之説以告五月甲子敬書於吴山寓舍

跋東陽郭氏石洞書院記

此郭氏石洞書院記葉水心之所作樓攻媿之所書朱晦翁之所題為當代三絶矣希吕繼先志而述其事求其文與筆而皆得之近無此比然方慶元戊午之冬黨論方熾士大夫恐掛名三公間若将浼已希吕獨於此

時不以冷煖隨世道取三公於擯棄中而曰吾欲為門戶重資章甫而適越人當笑之而居之不疑其高見遠識篤信好學餘子萬萬不侔也嘉定癸未正月上澣東滙澤曹某記

跋徐仲祥天麟三表說

徐孟堅得諸父之傳又師友四方善士邃於經學作周禮微言發明聖人之意不為畧矣獨於大司馬三表之說猶有遺論仲祥補而緝之前無前輩後無後來然後

知學問義理靡有窮極愈用力則愈光明古人以有賢父兄為樂以有賢子為幸以兄弟俱賢為難良有以也漢鄭氏世守舊典不襲故常釋太宰政役比居一節或以為政役之政或以為征賦之政釋司徒頒職事生材一節或以為閒民執事之材或以為養竹木之材六官中此類不可勝紀康成一意經術正平持論非如劉歆悖亂以春秋為龍斷者也程明道設教西洛至伊川而大備胡文定垂憲南方至五峰而益廣本朝儒學之盛

父子兄弟之懿豈特漢二鄭專門之謂哉既以為仲祥喜復以為仲祥勸嘉定辛巳重陽前三日東滙澤曹某書

跋泣蘄録後

李茂欽死守蘄城併毁其家立志最堅受禍最慘或罪其志有餘而才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為郡祟金陵軍及境不邮郡急雖以張廵許逺之才有霽雲萬春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守九里之郭却數萬騎之

敵矣韓昌黎論廵逺事以為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滛辭而助之攻者私意妄論從古則然要之乆而自定昌谷曹某讀泣鞆録為之涕零嘉定辛巳八月二日書

贊

中興四將贊

贊曰臣之妻父國子祭酒蕭之敏為臣言劉錡順昌之

捷不在殺金平和尚原下晚歲守荆州聞其名者爭先覩之錡褒衣博帶自言老當退矣聖眷念其前功尚令分閫其挾有勲勞之意形見顔面識者知其志氣有限不可以復用其後握兵京口往來江淮間輕進易退卒致瓜州之衂失其本心非疾病而後亂也按李顯忠魏勝二傳其人忠勇善戰亦皆萬人敵顯忠殺宿州之降已不足以厭服人心所部諸將僅有曹髙秀一二輩頗致其力及張訃通等擁衆而歸遂摶手無策與之俱遁

則於知人御衆之道猶有歉也勝以捐軀効死可謂義士朝命未通孤立於東海援兵不至送死於淮陰賢則賢矣臨事而不懼好謀而不成猶非中道若夫智畧足以料敵鑒裁足以用人紀律嚴而下不忍怨糧運竭而衆不忍叛身死八十年聞風者猶且悅之其惟岳飛乎古之所謂大將不過於此然而南北分合應有定時忠邪身死應有定數豈權臣一日所能自為之哀哉